



1997年9月，应贾平凹之邀，我去西安参观《美文》杂志创刊五周年的庆典。见到许多文友，瞻仰了黄帝陵、兵马俑、法门寺等。在那里，第一次见到陈忠实先生。

之前，我读过小说《白鹿原》。那时轻浮的小说多，故弄玄虚的小说多，但陈忠实写得结结实实。他敢将人物写得那么多，时间写得那么长，加入多多的元素，见血见命。尽管我也当过一阵农民，跟他比，仅是蜉蝣罢了。他是有根的，写下一个民族的秘史。

从《阿Q正传》算起，中国的现代小说已近百年，依然是写农村写农民出经典，写城市不必说了，连写小镇都差了口气。那些来自农村或靠近农村的优秀作家，含辛茹苦，少了哗众取宠之心，无少见多怪之萌。

话题回到西安，那次开会贾平凹是主场，跟老贾说话较多，跟陈忠实并无多语。记住他挺直的腰板，深深的皱纹。

后一次见到陈忠实在锦江饭店，2006年2月，中国作协参观团来南方，我去看朋友，拍下他和责编修晓林说话的照片。之后是同年11月的北京，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。陈忠实在主席台上。休息时候我们到会场外抽烟，我跟他互称老陈。他说话即便是寒



师兄送我一本书，是陈茗屋先生亲笔签名的《茗茗闲话》。陈先生是篆刻界的前辈，他的作品，我很喜欢。因此，在出差的高铁上，我将《茗茗闲话》品读了一番。

一如品茗，感慨良多，收获良多。

如果说，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，那么，陈先生这一辈算是幸福的，尽管经历的磨难不少。因为现在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旧藏，还可以看到许多新出土的碑刻、印章，加上照相、印刷技术的进步，可以说能达到体察入微的程度。但是我们没有陈先生这一辈幸福，因为他们可以零距离接触经典，甚至可以借回家去，细细琢磨。如今，文物一旦进入博物馆，那只能“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。上次去嘉兴君甸艺术馆，经馆长同意，才从库房请出了赵之谦、黄牧甫、齐白石的几方印章，放在丝绒衬垫的木盒子内，平移至你面前，通过转动木盒察看其四面，手是绝对不可以碰上去的。陈先生那个时代，印章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金贵。记得有一次与符骥良先生的儿子符海贤聊天，

讲到当年符老要做原打印谱，就让儿子（符海贤）骑自行车到“钱家伯伯”（钱君匋）家里拿印章，几十方印章装在篮子里，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过渡到符家。换成今天，可能要动用运钞车押送了。

读陈先生的书，时不时能感觉汗颜。曾有一次，一位同道问我，喜欢黄牧甫吗？我说喜欢。问，什么感觉？我说横平竖直，挺劲光洁，白文粗犷，朱文逼边。两人深以为然，似乎懂得黄牧甫。而陈先生读黄牧甫的作品，“初学者看来，横来直去，像煞木头戳子。等到看出些

记陈忠实

陈村

最后一次跟陈忠实相逢是在2010年4月，盛大文学举办“全球写作SO大展”的颁奖会。他佩戴嘉宾的红花上台给作者颁奖。我在台下拍他，在休息室拍他。

这些天的晚上，太太在客厅看电视连续剧《白鹿原》，直说好看。她漏看的我在网上给她找来补上。这小说曾改成同名话剧、秦腔、舞剧、电影。我看过话剧，也好，沉甸甸的。为写这些文字，我网上找看陈忠实的采访录像和他人的评论。

我跟他没谈过跟创作有关的话题，他谈写作，我都是看视频看报道才知道的。他的活实实在在的。写作对他又是快乐又痛苦的工作。他将自己关在离西安城十八里的乡村祖屋，一只小凳子一张小圆桌，独守着一纸的人物，靠着面条、雪茄和二两酒，一心一意创作。他要自己回避，撕开写，不作诱饵。他的《白鹿原》用生命写成，要用来垫棺作枕。小说写了四年，要是写砸了，他准备去养鸡来挣钱养家。写作完成的那个晚上，他打开所有的灯，录音机开到最大声，播放秦腔。收到责任编辑的来信盛赞并确认发表，他跳起来，跌在沙发上，采访者指望他说一句深刻的哲理，他说，想到的是不用养鸡了。

照片为1997年摄于西安

品“茗” 曹兵

名堂，辨出些滋味，大概也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了！当然，也免不了有一辈子还看不懂的。”陈先生读巨来元朱文，弱冠时“觉得粗细一样，一笔不断，真了不起。等到看出并非一般粗细，而且具有微妙的变化，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。至于懂得应该如何变化，则只是近几年来刚开始”。相比起来，吾辈实属狂妄。通过阅读，“红红脸、出出汗”，方能“排排毒、治治病”。

如今，心灵鸡汤不再那么时兴。究其原因，这种鸡汤中只有道理，没有知识，也就是说鸡情调制

党建事业已经成为吴泾镇的亮丽名片，在党建的大旗下，值得一说的事情有很多，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“班长工程”队伍的建设。

共和村党总支书记陈军侠原先是吴泾镇妇联主席，村民们向她反映茶水炉影响环境的问题，她立马反馈到镇人大等部门，12个茶水炉很快得到集中整治；英武村党总支书记丁毓惠是个关心村民冷暖的有心人，村民王军因故错过了动迁分房，在丁毓惠的努力下，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；“1号里·共和邻里中心”在斗姆

村民组长王金宝建议下建成了，并通过了区专家组的评审；斗姆村党小组组长王世林策划成立了斗姆党小组志愿服务室，村党总支帮助他设计了“网格化”巡查和关爱独居老人两个党员志愿服务项目，斗姆党员志愿者巡查队成为了村大联动工作站的一个延伸；宝秀居委楼组长徐玉芬在小区平改坡以及“美丽家园”建设中，通过睦邻点向居民及时宣传政策，获得绝大部分居民的支持……

我们还认识了一位忙忙碌碌奔波在小区里弄街镇的闻名

儿时，种过丝瓜养过鸭。于是小小年纪，便学会了做丝瓜蛋汤。做汤前，去院子里摘两条鲜嫩的丝瓜，去皮后，清水一洗，切成条块。鸭蛋破壳入碗，加点黄酒，拿筷子一上一下，旋转搅打，蛋黄和蛋清便均匀了。儿时和同学金谷诗一起做汤，先在锅里放点水，水沸后，将丝瓜轻轻入锅，再沸后，将碗里的鸭蛋，均匀地倒进锅里，再撒少许盐。三沸后，放点香油，一道青是青，黄是黄，清香四溢的丝瓜蛋汤，便可起锅了。于是一人一碗饭，汤也喝得精光。

丝瓜好吃也好种。那种籽，从隔年丝瓜筋里选大粒的，黑黑的，饱满的，先种在向阳温暖潮湿的肥土里。一星期后，丝瓜籽便会探出泥土，扛着两片绿绿的、圆圆的叶子，来到美丽的世界，这就是丝瓜秧。此时用小刀，掘秧苗，便可随处移栽了。金谷诗是教我栽种丝瓜的第一人。“寂寥篱户人泉声，不见山容亦自清。数日雨晴青草长，丝瓜沿瓦墙生。”长大后，读宋人杜北山《咏丝瓜诗》，想起儿时栽种丝瓜的情景，总会记忆犹新。总会想起那丝瓜无忧无虑，沿着瓦墙、篱笆，青青翠翠往上窜，看着它生机勃勃，攀在树干柴垛上，风风光光使劲长。没多久，绿叶中的黄花，变成了细细长长的翡翠条，散发迷人的清香；总会想到那丝瓜鲜鲜绿绿，长在棚下、篱旁，

的，而非原生态的。陈先生《茗茗闲话》则是原生食材，小火慢炖，原汁原味，滋阴壮阳，十全大补。

曾读熊少云先生《黄牧甫篆刻风格浅析》，其结尾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如果将吴昌硕和黄牧甫的篆刻艺术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比较，吴昌硕好比一座摩天大厦，后人完全有能力登上去‘观光’，但无法在其顶尖上再有新的‘作为’；黄牧甫好像是一座天桥，既方便后人上桥‘观光’，又可使人们通过这座桥到彼岸去探索和实践印学新天地。”吾辈后学，不可能如齐白石、来楚生等大师继往开来，也难以有陈茗屋先生那样的参悟力、实践力。那就做一个快乐的观光客吧。

三三两两排成行，看着它接二连三，东边开花西边结果，热热闹闹没个完。这时候，满棚架的丝瓜，好像是实实在在的丝瓜筐，似乎摘也摘不完。

儿时的笑骂打闹，是天真的也是调皮的；童年的嬉戏玩耍，是活泼的也是智慧的。记不起哪一位，发现金谷诗的名字，反读的谐音成了“丝瓜筋”。于是越喊越响，至今难忘。“丝瓜筋”家的院子，紧靠一座仓库，那高高的围墙，使小院成了独立的天地，种满了花草蔬菜，还养着两只会下蛋的鸭子。那时便知道了鸭是晚上下蛋，鸡是白天下蛋的小常识。有一年夏日的午后，有个老头抱着小女孩，站在“丝瓜筋”家门口要饭。那老头满脸皱纹，背也驼了，女孩衣衫褴褛，比我们矮一个头。这时“丝瓜筋”正从家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两只鸭蛋，递给小女孩，他的举动让我好感动。长大后才知道这是“爱的善举”。其实，“丝瓜筋”的家并不富裕，母亲早去世，父亲是退伍军人，家里还有弟和妹。但“丝瓜筋”是精明的。每年入秋后，总有一两枝丝瓜藤，长得特猛，爬得特高，经过烈日暴晒，寒露煎熬，长成六七十公分长的丝瓜筋，高高挂在房顶、树梢和电线杆上。成熟的丝瓜，是中草药的一种药材。每年冬天，他总会把摘来的丝瓜筋，清理后，送到中药房里去换钱。有一次，我同他一起去，卖得钱后，还买了一支红蓝铅笔送给我，至今仍无法忘怀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“丝瓜筋”辍学在家，后来便去支援边疆建设了。那天，去看望母亲，与“丝瓜筋”不期而遇。几十年不曾相见，那瞬间的感觉，宛如昨天一般清晰可亲。那模样还是老模样，只是白发皱纹多了；那音调还是老音调，只是话语语调重了。他说，这次回来，拍一些旧居的照片。如今赚了一点钱，在江苏办了一所养老院，专为支疆的孤独老人服务，营造一个和美的养老天地。他的话语很简洁，大声嚷嚷，大声嬉笑，沉浸在儿时的兴奋中。一切交谈，只是回首往事，好像“丝瓜筋”，清清爽爽，实

实整理成册的测评记录人……受社区事务服务中心委托，陈永莲每个季度带领5位巡访员对该中心的工作、制度、各个窗口的服务情况进行明查暗访，检查情况以书面形式交给服务中心作为评审依据。她们被评为吴泾镇志愿者五星级团队。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开始，她担任第三小组副组长，深入到7个居委开展活动，做了大量工作，受到镇党委和政府的表彰……陈永莲还是吴泾镇“幸福家园”老伙伴志愿者，“结对”关爱5位独居老人，隔天上门

嘘寒问暖；作为小区文艺团队、腰鼓队队长，她自费为队员购买连裤袜和丝巾等，让爱人自制了40副竹板送给队员使用。敬老院的慰问演出和每年的“金秋闵行”文艺汇演中，一直活跃着她们的的身影……一艘党建的红舟，载来了多少令人动容的故事，踏浦江之波，从吴泾出发，浩浩荡荡，一路东去，唱响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天空。

巢云诗钞（八） 汪涌豪

纽约法拉盛访昔日同窗二首

感君西去赋山居，取次歌台总不如。
无奈霜侵翻旧梦，一窗风雨半床书。

参商愚陋似凡尘，半世栖迟幸有身。
且伴寒砧倾斗酒，销摧眼底万壶春。

邱辛晔是我大学与研究生时的同学，上世纪90年代赴美，先后在大约翰大学和罗格斯大学读了4个学位。那个年代，留学生生活的艰苦是今天年轻人无法想象的。但辛晔硬是靠着毅力，为自己争得了机会。如今，他已是美东第一华埠、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的副馆长。凭着对两国历史的深刻了解，他将图书馆打造成了中美文化的交流中心，更是当地最著名的中国文化传播中心。为此，他本人获得了国会议员颁发的嘉奖令，2014年11月12日，还因此被命名为“邱辛晔日”。由于时间匆忙，此次去纽约，我们只相聚了一个晚上。但就像是快放的电影，我被裹挟着从他经历过的岁月中呼啸而过，并与其相比，深感自己人生的庸常。我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平静，心里的感动无法言说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他在中国很优秀，在美国还是。世人只关注中国向世界输出了多少廉价商品，他们算清了，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是整整一代精英。基于这样的感受，上述两诗因此主要不是写他，它们的基点是我自己。

他乡偶遇四首

剧怜健骨老江干，未识春来气正寒。
欲浣淄尘醒宿醉，故求行潦不为难。

笙吹破晓河清，古韵萦心起远情。
照眼平明花湿重，敢教倦意上簪莛。

料因漂泊去无家，争得书生一念差。
美彼身轻歌永夜，潇湘簟上梦簪花。

莫朝东内诉不平，初月临床夜正明。
歌罢渡桥规院去，一庭红雨和蛙鸣。

孙老先生是我在费城街头咖啡馆偶尔结识的。作为第一代移民，八十多岁的他头童齿豁，一脸沧桑。虽然，借着店堂的灯光，他的表情总体明朗，但一打开话匣，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凝重与失落缠绕着他。他说的自然是自己老大出国的艰苦，但在我看来，年龄的关系，他半生铸就的世界观，早已注定了他与任何新世界格格不入。我没想到的只是他对过往的执着。中国的建筑与地方戏，江南老家的春雨与雨中的茉莉，还有因种种人事纠葛，早早归心禅宗的人生趣味……从他胸中一一溢出。他需要的只是听者。后来我要赶火车了，他执意送我上车站。都说他乡遇故知，素昧平生的两代人，借着共有的记忆，居然倾盖如故，这让我有点感动。变动不居的是时代，飘萍浮藻般流转的是人生。在这样的时代和人生这样的阶段，借着雨中陌生的异乡，我们必然一见如故；我们就是久违的故交，因此注定要自我放飞，感激欢呼。只是，见他道别时一身的落寞，仿佛一回头都是叹息，让我不禁重生感慨。或许他乡虽好，但山长水阔，有时正不如归去。

实在于，展现着有用的一面；他的回答很温馨，充满激情，充满爱心，回到了儿时的欢笑里。一切倾吐，依旧充满自信，就像“解放牌”，明明白白，自在在，展示着耐用的一面。

翠翠丝瓜人生情。有了底气的金谷诗对我说：“年轻时，闯自己的路，没有怕，还敢搏，自己的青

春自做主”；有了豪气的“丝瓜筋”对我讲：“年老后，做喜欢的事，从不悔，还敢闯，自己的人生要点赞。”那天在茶餐厅小聚，我们特地点了一道“丝瓜蛋汤”，望着青翠鲜嫩的，清香四溢的儿时名菜，开心地笑开了。



踢踏舞出“泾之韵”，明日介绍一支中老年舞蹈队。

浦江第一弯

党旗下的报告

管燕草

访，坚持对“文明路口”进行测评打分，坚持对各小区、菜场、路段全面测评。五个小组的检查情况、信息反馈、月度汇总、现场对比照片等，陈永莲胸有成竹，就是随时可供查

